

〈迴夢〉

（一）

徐凱恆的棺木釘上時，他正拿著劍，刺穿一個質變了的靈魂。

（二）

他著戰服，披戴一身風霜來到殿上。灰色地毯的盡頭有張座椅，巍然立於階梯之上有如王座，王座上倚著一名綠髮及肩的女性。她正讀著手中的一張紙條，而當她察覺青年前來，只是沉默地抬起眼望著他走近，然後在他於階梯底部向她行禮之後，淡淡問道：「處理完了嗎？」

「『異變』已經清除完畢，『遊子』也已經引回他們該去之地。」

「好，辛苦你了。清光世與玄幽世之間的交界比較模糊，容易出問題。我會派其他靈滅去看著，如果又發生什麼事，再請你過去處理。」

「謝謝燼大人。」

「對了，」綠髮的女子忽然像想到什麼似地，伸指在手中紙張上劃過幾劃，然後將之夾在指間，朝青年伸出手：「幫我把這個交給天殺。」

他頓了一頓，才步上階梯，彎身接過紙張，恭敬道：「瑤飛領命。」

（三）

自從成為靈滅之後，顧瑤飛已經很久沒有踏入御時殿，也許久沒有看見他的前主人了。他一向覺得是自己過於投入祓靈殿的工作，才無暇顧及其他事情，他不是清除染上雜質生變的靈魂，就是在引渡無意間闖入時空夾縫的生命，就算沒有工作要處理，他也會跑到練習室去鍛鍊身體與技巧，只有真正該休息的時候才會回到房間，幾乎沒留下時間給自己。

——就像是在刻意避著什麼一樣。

他望著御時殿的灰白色殿門，已經沉寂許久的心情又開始隱隱躁動，讓他的呼息難以穩定，一口氣吸不到底就又匆匆吐出。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，抬起手，在厚重的殿門上輕輕敲了三下，他已盡量敲得不急不徐，但微微顫著的指尖仍出賣了他的心緒。

殿門向內緩緩開啟，為他漸漸重現熟悉的景色。顧瑤飛刻意地深深吸氣，像下了決心，狀似自信地邁開步伐，卻未發現自己的腳步越踏越急。前往大殿的路旁，有幾名旅者聚著聊天，有人認出他來，親切地向他打招呼（他先前在這裡的人緣是頂不錯的），他也笑著跟他們揮手。見著熟面孔確實令他高興，不過他也感覺，自己的嘴角，似乎總揚不到最真心誠意的角度。

他終於來到大殿之前，且一下子就認出，守門的依然是那個精力充沛、綁著小馬尾的中年守衛。雖然對方外表年紀比他大，但顧瑤飛來得更早，如果他們身上的時間是流動的，他說不定還稱得上是守衛大叔的長輩呢——他不合時宜地扯了扯嘴角。守衛大叔一看到他，滿臉驚喜向他招手，扯著他的大嗓門瑤飛、瑤飛地喊，喊得附近的旅者都頻頻側目。顧瑤飛苦笑，走過去跟他問安，而守衛大叔樂呵呵地拉過他的手，與他噓寒問暖，臉上掛著笑，卻又嘆氣說真的好久沒有看到他了。

「既然去了祓靈殿，本來就不容易見到。」顧瑤飛無奈說道，也順道說出了此行目的：「天殺大人在嗎？燼大人有東西要交給那位大人。」

「瞧您，連稱呼都變了，怪生疏的。」守衛大叔搔了搔臉頰：「我主剛在大殿開完例行會議，不久前已經往偏殿去了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我這就去偏殿找那位大人。」

「您就直接過去吧。您應該還記得路吧？還是我該找個小旅者幫您帶路？」

「這就不必勞煩了，謝謝你。」

顧瑤飛與守衛大叔告別，轉身後他的笑容卻幾乎要垮下來。他自然知道偏殿在哪裡，也知道他該往哪個房間去找御時殿的主人，甚至深深知道現在前去拜訪是個絕對安全的時機，但在他心中的某處，他似乎還覺得這樣的熟悉，是一種無法言喻的折磨。

（四）

來到祓靈殿也有好一段日子了，但顧瑤飛想，他也許永遠都無法習慣刺穿靈魂的感覺。

誤入異世的靈魂需被引渡至該回去的地方，而因穿越時空或沾染雜質而扭曲生變的靈魂，可能就得剷除，以免對其他時空的軌跡造成影響。若說御時殿的旅者是為了修正軌跡而存在的，那麼祓靈殿的靈滅，就是負責處理這些四處飄盪、甚至開始質變的靈魂，在它們真正造成問題之前，先加以抹除。

徐凱恆的靈魂就是那樣的。他的魂魄曾次轉世，安然流轉，卻不知為何在成為「徐凱恆」的時候發生了變異。當時顧瑤飛還是旅者，這件事情本不歸他管轄，然而他十分執著於這個靈魂，深怕它會直接被靈滅處理掉，因此向御時殿之主求情，希望她能給他一個機會，讓他以旅者的身分，去修補這個靈魂可能造成的危害。御時殿與祓靈殿商議過後，認為這個靈魂的異變程度輕微，還在可以補救的範圍內，便允了顧瑤飛的要求，但兩殿也事先警告他，萬一異變加劇，那麼無論他想或不想，這個靈魂都必須除去。

顧瑤飛當然明白，但他沒有第二條路可以選——靈魂一旦遭到抹除，就永遠都無法恢復成原本的模樣，而顧瑤飛經歷了無數輾轉奔波，才終於尋回他深愛的那個人類的靈魂，他早已下定決心，無論它變成什麼模樣，他都要追尋它、守護它，因而他根本無法眼睜睜看著這個靈魂被直接抹去。他一定得做點什麼。

他再次成為姚非，來到徐凱恆的身邊。徐凱恆因為靈魂異變，長期受到預視幻象的干擾，而姚非的存在，確實讓他的精神狀況穩定許多。也許是因為這樣，徐凱恆傾心於姚非，而姚非也算是終能得償所願，他們就像真的戀人一樣，閒暇時就逛街看電影吃甜點，當然也牽手擁抱親吻做愛。然而，這樣緊密的關係反而害了徐凱恆，只因他過於喜愛也過於擔心姚非，在陰錯陽差之下，反而出了嚴重的意外，導致他的精神狀況急轉直下，到了不得不處理的地步。於是顧瑤飛知曉，他該放手了。

他應當自己了結這個靈魂、這段緣分，最後卻還是不能親自下手，而讓御時殿之主前來收場。她以劍插入徐凱恆的眉間，沒有破壞這副身體，卻已滅毀軀殼中的靈魂。顧瑤飛就在一旁看著，心裡絞著，喉頭苦澀得發不出任何聲音。

都結束了，他想，真的都結束了。

萬念俱灰而也已失去牽掛的他，決定離開他待了許久的御時殿，成為靈滅。他選擇以劍作為武器，對抗時空裂隙裡的扭曲。他其實不太記得，在他還是旅者的時候，他都是抱持著什麼心情去清理靈魂的，但他一直都難以忘記徐凱恆死前一瞬的清醒，溫柔的道別，安詳的笑臉，以至於當他以靈滅之姿刺穿質變靈魂時，心裡總有一種無可救藥的痛楚。你們是否就像他？你們是否也會變成他？我在毀滅你們嗎？我是拯救你們嗎？在萬籟俱寂的黑暗裡，孤身揮劍的顧瑤飛從未停止詢問自己。

（五）

他沿著石砌長廊前往偏殿，路上又與幾位他或許有印象、或許沒印象，但前行方向都與他相反的旅者錯身而過，擦肩時他們的細碎笑語散入他的耳裡，鑽入腦門盪成遙遠的迴響——他自己是不是也曾經無數次在御時殿的某個長廊上，遇見一些已經成為靈滅卻又因緣際會回到此地的前旅者？當時的他們是否也跟現在的自己一樣，有著千絲萬縷卻梳也梳不清的情緒？顧瑤飛越是接近目的地，就越感到不安，他很清楚是自己選擇

了離開御時殿，卻沒料到再次回來會令他如此忐忑。他就著一身靈滅戰服，停在了偏殿最中心的房間，才抬手想敲門，就聽到裡面傳來他再熟悉不過的清冷嗓音。

「進來吧。」

顧瑤飛停頓半晌，然後推門入內。在他還是旅者時，他曾來過這裡無數次，面見他所服膺的主人。大理石造的房間散著涼氣，門扉一開啟，便撲面而來。他輕輕吸了口氣，將這久違了的幽涼氣息吞入肺裡，卻沒能讓自己冷靜半分。房中站著一名女子，面對著門的方向，一頭灰黑漸白的長髮梳紮成馬尾，過長的瀏海遮去了她的右眼。顧瑤飛看見她，又低下頭去，迅速地進了房間關上門，走近她的身邊，向她恭敬行禮。

「大人。」

「你有東西要給我吧。」名為「天殺」的女子一語道破。

「是的。」顧瑤飛應答，從懷中拿出燭交給他的紙條，雙手奉上。這位前主人的作風一向如此俐落，能一句話解決的，就絕不廢言。他還在這裡的時候，經常聽到新來的旅者抱怨這位大人難以親近，但他跟著她久了，便知道她只是懶得橫生枝節罷了。

天殺展開手上紙條，淡淡掃了一眼，便將它折疊好收進口袋。

「跟我來。」

顧瑤飛本來等待著的是傳話、或是打發他走的命令，萬沒想到自己會聽見這幾個字。他愣愣地抬起眼注視著他的前主人，卻只得一道清冷目光淡然回望。

「有個東西，燭跟我都覺得該讓你看看。」

(六)

他首度踏入迴夢之間。

這裡就像是無邊無際的宇宙，大片的黑暗無限地延伸，四周漂浮著的卻不是星光而是紫紅燈火，隨著他們前進的方向一一燃起，而等他們走過，身後的燈光便漸次暗去。顧瑤飛聽說，這裡就像個大型倉庫，收納著許多一時難以處理的靈魂殘塊與記憶碎片，然而他並不清楚，是什麼樣的靈魂與記憶，才會被收到這個地方來。這裡看不到任何像是容器或櫃子的物體，也看不到任何方向標示，但天殺只是不斷向前走，腳步沒有一點猶豫。顧瑤飛沉默而恭謹地跟在天殺的後方，心裡暗暗浮起萬般猜想，卻又忍不住否定

那些虛幻的盼望。徐凱恆已經死了，他鄭重提醒自己。徐凱恆的靈魂已經死了，這裡不會有他的碎片。

天殺終於停下來，向右轉過身子伸出手，像是搭上了一個隱形的手把，接著往後拉動。說也奇怪，看似空無一物的空間裡，竟隨著天殺的動作，被拉開了一個肉眼可見的縫隙，彷彿那裡真的有個抽屜，被天殺給打了開來。顧瑤飛驚奇地看著，天殺則面不改色，從「抽屜」裡取出了一塊小小的深藍色結晶，淡淡說道：「徐凱恆留下來的東西。」

聽見那個名字，顧瑤飛幾乎要停止呼吸。

「請問，那個是……」

「他錄製了一些跟你有關的影像，不過他沒有對任何人提過，所以一開始沒人發現。前去善後的旅者找到那些影像，轉移到這塊結晶裡帶回來。這本來應該要處理掉的，但既然跟你有關，我想應該先讓你看過。」

「大人……」

天殺把結晶交到顧瑤飛的手上：「在這裡看吧，用光照一照，就能顯現。看完了再把我叫進來。」

她不等顧瑤飛回答，就轉身離開了。紫紅燈火亮起又滅去，隨著她的身影漸行漸遠，但他身邊的燈火還亮著，搖搖晃晃，像即將在風裡熄滅的蠟燭。他猶豫了一下，最後決定將結晶靠近那簇燈火。

藍光乍現。

（七）

「測試，測試，有畫面嗎？好，應該有，哈哈。欸，好尷尬，要講什麼比較好啊？嗯……今天是十月二十日，天氣還是很熱。我跟小非一起去逛購物中心，我們買了幾件衣服。我本來是有想挑同款式的啦，但小非一直說不要。可惡，下次一定要偷偷幫他買跟我一樣的衣服。」

「十一月了！天氣總算有比較涼一點，昨天還下雨了。我跟小非到海邊玩，人有點多，但是不會很擠。海的聲音很大，天空陰陰的，水涼涼的。我對小非潑水，他也潑回來，結果我整個人都被他噴濕了，哈哈。超好玩！下次還要再跟小非去海邊！」

「聖誕節快到了，今年要送小非什麼禮物比較好呢……去年送他香水，前年是圍巾，我今年要不要送他一條項鍊？然後順便幫自己買一條一樣的，嘻嘻。如果被他知道的話，他一定又會臉紅吧，小非就是這麼可愛。」

「一年又過去了，今年的願望是……嗯……」

「今天跟小非去逛街，那邊有一間鯛魚燒店滿不錯的，我滿喜歡他們的珍珠口味鯛魚燒。紅豆的也不錯啦，經典款。嗯，所以說鯛魚燒裡面的珍珠真的不算是一種魚子醬嗎？哈哈哈。我想吃法國料理。」

「……小非最近好像有點忙。」

「今天去火鍋店，吃得好飽！雖然有一點貴，但他們的食材品質感覺不錯。小非吃很多冰淇淋跟甜點耶，還一直問我要不要跟他分，當然是好啊你這貪吃鬼，跟你在一起吃什麼都好。」

「去了花市，買了一小盆多肉植物回來，希望不會養死。」

「我有點想小非。」

「看了醫生。」

「去了海邊。」

「……小非，我想你。」

「……我想你啊。」

(八)

紫紅燈火明滅，天殺再次來到顧瑤飛的身邊。

「看完了？」

「……是的。」

她看出顧瑤飛的猶豫，直截了當地詢問：「你想留著？」

他像是做了錯事被逮個正著的孩子，心虛地不敢抬起頭來，同時又對自己感到惱怒不已。他總是貪心，一世伴不得還想追尋一世，追過了這世就想再見到二世、三世，最後迎來了無法挽回的結果。徐凱恆死後，他自以為豁達，可以不必再去想念那個人，可以將全副精神投注在工作上，但日復一日的抹滅靈魂，只是讓他不斷反芻著徐凱恆臨終的模樣。他比誰都更清楚，徐凱恆絕對不會再回來，所以他壓根不敢希冀能再得到哪怕一丁點消息，可他如今看了徐凱恆生前錄下的畫面，又忍不住想要留下更多與他有關的訊息。顧瑤飛深知自己的踰矩，可他沒有辦法克制狂湧而出的私情，他需要一個憑藉，來安放這些無處可去的念想，來紓解沒有出口的洪流，在空虛膨脹成魔之前，以微小的追憶，將之豢養成馴獸。

天殺的神情依然沒有起伏，就好像她早就知道他會有這樣的想法。

「他買了項鍊給你嗎？」

「……是的。」顧瑤飛的神情掠過了一絲尷尬，他知道天殺一定得看過那些影像，但對方直接提及內容，還是令他感覺羞恥。

「如果你帶在身上，就給我吧。結晶也是。」天殺像是沒發現他的心情變化，以她一貫的平淡語氣下了命令。

顧瑤飛不明所以，但他沒有理由不聽從，於是他翻開衣領，解下了脖子上的銀色項鍊，連同結晶一起交給了天殺。她接過這兩樣物品後，沒有將它們放回一旁的「抽屜」之中，而是拿在手上，然後往來時的方向踏了出去。顧瑤飛連忙跟上，他們與來時一樣，沒有在路上交談。顧瑤飛心裡還是有些忐忑，但比起剛進入迴夢之間的時候，他的腳步似乎踏實了一些。

這一次，他興許，興許真的能夠留住一些什麼。

（九）

一段時間後，一個小包裹交到了顧瑤飛的手上，是御時殿派人送來的。

他回到自己的房間，拆開灰白色的包裝。裡面裹著的是他原來的那條項鍊，一樣銀光閃閃，卻多了一個深藍色的水滴型墜飾，似乎是被什麼人給串接上去了。他一眼就認出那個墜飾來自什麼地方，激動地幾乎要流下淚水。他緊緊握著墜子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只能在心裡高聲默喊著感激。他知道自己確實要求得太多，卻不理解為何他在無數次踰矩之後，還能得到如此厚愛，他唯一能明白的，就是他的主人確實仁慈寬厚，滿足了他最為得寸進尺的願望。

他將項鍊重新掛上，多出的重量讓他有些不習慣，但墜飾貼著身體的地方，恰巧就在他胸膛的中央、接近心口的位置。他輕輕撫摩冰涼的晶石，心裡翻騰著火燙的情緒，使他急促地呼吸，幾乎難以平緩下來。驀然，他像是想到什麼似地，從衣袋裡翻出了備用的火柴，慌張地劃亮，以微小的火光去照耀那顆深藍的結晶。他幾乎立刻看見了，藍色的光芒中浮現了那個人的笑臉，與他記憶中的面容重疊在一起，一樣的溫柔和煦，一樣的輕鬆愉快。

「小非，」那個人笑著說：「我喜歡你啊。」